

童年的桑葚

■宁高明



我的童年似乎和水果无缘，即使本地生长的桃李枣杏这样的水果我也很少吃过，更不要说香蕉苹果了。在我最初的记忆里，野果是我最好的点心。在我们这个地方——豫东平原的最东部，野生的草果类并不多，除了野生的桑葚之外再也没有比这更可口的野果了。

桑树是一种不被人喜欢的树种。村子里老一辈人有句俗语：前不栽桑，后不插柳，院内不栽槐柏手。桑，丧也。农村人多为忌讳，村庄里一般不会生长桑树的，更何况在院子里。所以桑树生长在没有人家的河坡上，或者野地里，大多不被人关注的地方。桑树生长的速度很慢，十多年以后还长不到一把粗，即使成材也很难有大的用处。不过在它有鸡蛋粗细的时候却有一个大的用处，用它的树干来做构建房屋的椽子最好。农家有句俗语：桑树椽子柏木心，槐树桌子椿木床，桃木拐杖杏木板，泡桐树木挑大梁。这也是桑树最终长不大的原因。

不过对我来说，桑树是最有诱惑力的树。每年的四月，麦子刚刚抽穗的时候，我便开始关注它了。此时的桑树生出许多毛茸茸的果

粒，颜色青青的，有时我会迫不及待地爬上树去，摘上它一把，便往口里塞，虽说此时的桑葚还不成熟，果子淡而无味，但对口淡了一个冬天的我来说，新鲜的青味也是一种诱惑，于是我就耐心地等待。

等到麦子扬花灌浆的时候，桑葚便开始由青转红，果味也由平淡转为酸甜。桑树在我们这个小村里并不多，偌大的树林子里只有两棵，一棵生长在村后的坑洼子里，一棵生长在高高的蓝沟河大堤上。生长在村后的那一棵较高大一些，树上结的桑葚也多，不过光顾的小伙伴也多，我便先下手为强，不等别人发现桑葚变红，我先爬上树去，拣那些略有一点红头儿的摘下来。除此之外，我光顾得也频繁一些，早上去，晚上去，上学前去，放学后也去，一日至少两次。所以，那棵桑树上的桑葚我吃得最多。

桑葚吃多了容易上火，流鼻血，可我吃得再多，也不上火也不流鼻血，这是我得天独厚的优势。别的小伙伴鼻子一流血便不吃了，有的小伙伴感到恐惧也不敢吃，可我不在乎。等到麦子泛黄的时候，桑葚也熟透了，紫里透红。一些鸟儿也加入了抢食的行列，有老鸹，

有大灰雀，它们也比较喜欢啄食桑葚，而且想吃哪一粒就吃哪一粒，比我方便多了，我只有嫉妒的份儿。用不了多久，村子里的这棵桑树上的果实便被抢食光了。

于是我便转到村外去。沿着蓝沟河大堤一直往东走，约走了三四里地，有一条河与蓝沟河交汇，在这里形成一个三角洲。此处树木众多，人迹罕至，大都保持着原始的状态。在这众多高大的树木之下，生长着一棵小桑树，只有鸡蛋粗细，上面也结了许多桑葚，虽说比村子里的那棵逊色多了，但它生长在几乎无人知的地方，所以我可以独享它的果实，有熟的就摘下来吃，不熟的就让它长着，我可以慢慢享用。

收麦的季节到了，到处呈现出繁忙的景象，尽管我的年龄很小，收麦派不上用场，但学校照例是要放假的，于是拾麦成了我日常生活的必需。在烈日的暴晒下，在燥热的麦茬的烘烤下，大地仿佛蒸笼一般。我最感到口渴的时候便想到那紫红的桑葚，可那些紫红的桑葚已经没有踪迹了。有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便来到桑树下徘徊，一来相思，二来乘凉。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河堤上距那棵桑树一百米不到的地方又发现了一棵桑树，这棵树有半把粗，茂密的树叶里结满了桑葚，个头儿要小得多，果实泛着青色，表面蒙着一层细细的白绒。起初我以为桑葚还不成熟，就没有采摘。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从树下经过，却发现地上落了一个桑葚。我从地上捡起一看，通体泛白，晶莹如玉，一种特有的野果香味沁人心脾，我试着放进嘴里，入口绵甜，不含一点酸味，这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的桑葚，我高兴得几乎发狂，我又可以吃到桑葚了。

到了夏天，我依然喜欢盘桓在桑树上，此时的桑树虽然一粒桑葚也无，但它可以给我带来许多乐趣。寄生在桑树上有一种天牛，它不同于柳树和榆树上的那种，个头儿比较大，颜色黄绿，头上有两条长长的触须，牙齿也比较锋利。我闲来无事的时候，经常捉一些天牛，用一根细小的线绳拴住它的脖子玩耍。现在想来未免有点残忍，不过天牛是害虫，我想捉它们也是应该的。

桑树是一种普通的树，虽然现在养蚕的增多，种桑的也多，但那不叫树，至多叫桑苗。所以真正能够长成树的，也只有那些野生的桑树。在我的童年岁月里，桑树给我带来的美味和乐趣，是我一生都不能忘却的。

散文

父亲

■芷兰

父亲的生日快要到了，不知道送他什么礼物才好。

父亲母亲和姐姐在一起，他们的衣食住行自然也就交给了姐姐，这让我少操很多心。说来惭愧，平时我回家看他们的时间并不多，也很少给他们买东西，因此每逢过节或是他们过生日，我总是绞尽脑汁地想如何给他们准备礼物，尽管也知道其实他们什么都不缺。

父亲出生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那个注定要受苦受难的时代，父亲尝遍了生活的艰辛。爷爷早逝，叔叔跟着我们一家生活，在他成家后才分家另过，可从此兄弟不睦，这让父亲很心寒。父亲没有儿子，只有我们姐妹三个，这在当时农村传统而愚昧的思想观念里是被人看不起的。父亲和母亲勤劳能干，日子过得稍好一点儿便有人眼红，说坏话，甚至有人公开挑衅，说父亲三个女儿，以后无人养老送终，以此欺负我的父母。父亲伤透了心，他和那些人吵过，后来干脆收了一个养子，可他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养子的懒惰，最后还是把那个家伙赶走了。我们曾取笑过父亲，他总是沉默不语。当年的那些狂妄之辈如今没有一个生活过得好的，而我们家，我的姐姐和妹妹经商，条件都不错，我也凭自己的努力成为一名公务员。父亲又因为有三个女儿而被人羡慕，人生真是无常啊！

父亲辛苦了一辈子，在我们姐妹相继成家后，他也到了该享福的时候。可是命运总是太无情，在我儿子一岁生日的前两天，父亲因突发脑梗塞住进医院。这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一家人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父亲的身体一向很好，他每日天不亮就习武，然后才开始一天的劳动，这个习惯坚持了多年。他身体强壮，以至于每年直到深秋还光着膀子在门口打拳，见到的人无不称奇。这么好的身体怎么可能倒下？当我浑身发抖地赶到医院时，看到父亲，我哭了，他也哭了。

哭过，痛过，父亲还是振作起来了。每天他拼命地锻炼，我们知道他是想回到从前，但是他的身体已经不可能和从前完全一样了。过度的锻炼让他的体重快速下降，这让我很担心，直到他的体重稳定了，医生也肯定了他的身体恢复得不错时我才安心。虽然父亲的左臂活动受限，但他娶起九节鞭来依然威风不减当年。

为了能早日康复，父亲也相信过那些骗人的广告，到处找医生检查治疗，花了不少冤枉钱，也落了不少的埋怨。在治疗上走了不少弯路后，他开始慢慢地接受了现在的自己。姐姐的生意有点忙，父亲每天给姐姐帮帮忙，然后便去广场锻炼身体，生活过得很快充实。

父母给了我生命，抚养我长大成人，这



份恩情此生难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每当听到儿子说“妈咪，我爱你”的时候，我也总想告诉父亲我爱他，可是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我每次都是话到嘴边却又咽下。我的身体里流淌着他的血液，爱在心里，爱在骨子里，可我怎么就说不出口呢！

我爱父亲。一直想换套大一点儿的房子，让父亲和母亲也能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也想像姐姐一样在他们膝前尽孝。父母在哪里哪里才是家，父母俱在才是家！

我相信我能。

诗歌

新年礼物(外二首)

■徐桂荣

剔除寒冷 剔除雾霭
捧出一轮崭新的太阳
挂在2015年元旦节清澈的蓝天上

这是最好的新年礼物
谁仰起头来看见它，它就是谁的
谁仰起头来看懂它，它就将
谁的里里外外，五脏六腑
都好好地照一照，暖一暖
大自然普降的恩赐
只有易感且虔诚的心
才时时感知

这是新一年的新太阳
干净，温暖，通透，明亮
我们将它的光涂在手上脸上颈项

上
我们将好心情穿在身上
顺从它的指引，翻过矮墙
走向田野，河流，草木，飞鸟
找回失去的自己

我们是此时
最快乐最幸福的小孩子
头顶一轮新阳，重新开始

玩冰的孩子

他们站在石头上
用更小的石头，将厚冰砸薄
薄冰破碎，堆在一起
或者扔回水里，只为听一听
这冬天里特有的回响
一个更小的孩子，甚至
拿出火柴来，试着将冰块点燃
——我也曾相信
冰块是可以点燃的
我也曾相信，冰块这么凉这么冷
需要用火，来温一温暖一暖
至于最后湿了衣袖
风吹来，更凉，更冷
仿若蛇信缠绕四肢
那都是随时被忘记的事情
想到哪里就玩到哪里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没有章法
也不需要章法
只有乍起的一声声尖叫
是相同的，一样的
都叫童真。童年。童趣
一把把乐不可支，乐此不疲
可以随意拿来挥霍的光阴

树木拖着长长的影子

树木也有飞的欲望。你看
太阳刚刚升起，它就将影子
从身体里拖出来，摆好飞的姿势

如若一阵风来
它就摇动所有的枝叶
开始飞，并发出哗啦啦的声音

当风远了，停了
它会继续站在自己的影子里
高高地立着脚跟，等待机会

它一定飞离过自己
虽然它一直在自己的根上
但它一定飞离过，去过想去的远方

只是它很快就回来了
很快，又回到了既定的姿容与秩序
就像我们